



百年薪火

苏州大学文科学报论文选萃

殷爱荪 沈海牧 主编

苏州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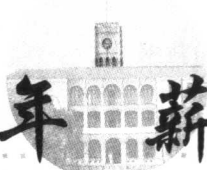


百年薪火

苏州大学文科学科建设文选萃

陈世国 孙海彬 主编

苏州大学出版社



百年薪火

苏州大学文科学报论文选萃

殷爱荪 沈海牧 主编

苏州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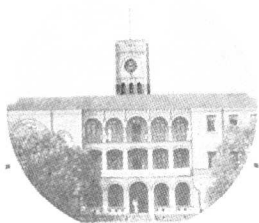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薪火：苏州大学文科学报论文选萃/殷爱荪，沈海牧主编.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6.5
ISBN 7-81090-639-9

I. 百… II. ①殷…②沈…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8615 号

书 名	百年薪火：苏州大学文科学报论文选萃
主 编	殷爱荪 沈海牧
责任编辑	张 维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干将东路 200 号 215021)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丹阳市教育印刷厂
开 本	700×1 000 毫米 1/16
字 数	357 千
印 张	26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90-639-9/C·8
定 价	30.00 元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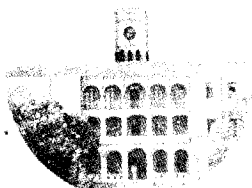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前身为东吴大学于1906年创办的《学桴》(又名《东吴月报》),至今已扬帆鼓浪飞驰了一个世纪。一百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只不过是一瞬间,但作为一份学术刊物,从其诞生、成长和发展,却是几经沧桑变迁,镌刻了数代人共同努力的印记,经历了不平坦的历程。回想当年,前人把学报取名叫《学桴》,非常富有深意。“桴”字有两层含义,一为渡船(小筏),一为鼓槌。“渡船”和“鼓槌”,这两个比喻、两个意象,深刻地概括了学术期刊的功能和学报编辑的作用。或许其在初创时期,她显得有些步履蹒跚、有些稚嫩,学术性不是很强,但办刊的宗旨“表学堂之内容,与当代学界交换知识”,“此报为强种强国之起点”,已充分表达了办刊人要把传播进步思想和科学文化作为追求目标的希冀。

事实上,中国高校学报的发展历程也证明了这一办刊宗旨。从建国以后,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高校相继创办学报,逐渐发展到10多种。毛泽东曾盛赞扶植“小人物”的山东大学《文史哲》,并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索要《中山大学学报》翻阅,这说明共和国领袖非常重视高校这类特殊期刊。到“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的高校学报已发展到100多种,改革开放初期又发展到400多种,而到上世纪90年代末则达到了1000多种。可见,以承传学术薪火、传播先进思想和文化为己任的高校学报从开始的星星之火,到现在呈燎原之势,已成为中国期刊大家族中重要的一极。有学者指出,一所大学的学报对大学学术传统

的形成与学术的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在的人喜欢用“名片”这个概念,其实学报便是大学的学术名片。我们认为此言高度概括了大学学报与学术以及高等学校的重要关系。作为渡船,学报担负着培养人才的任务,它要发现人才,扶持人才,许多有杰出成就的学者的第一篇处女作就是在自己学校的学报上发表的。尔后,他们从这里开始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作为鼓槌,学报又是高层次的学术理论刊物,她要为我国的改革开放、积极引导社会舆论擂鼓助威。

俱往矣,过去的百年已定格为历史,新的世纪已经为我们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为了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组织有关专家和资深编辑,对百年学报积淀的论文佳作进行了精心遴选,并结集出版,书名为《百年薪火——苏州大学文科学报论文选萃》。凡入选的论文,我们明确强调了这样几个原则:一是校外作者是全国的知名学者;二是校内作者是某学科领域的带头人或者有相当的知名度;三是论文在二次文献转载(摘)中,曾经产生过较大的社会反响;四是尽量兼顾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领域和学报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历史时期。经过《苏州大学学报》创刊1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的讨论、认可,论文集共收录了31篇文章,所刊论文,内容未作改动,除个别地方文字有错讹的作修改外,余均以存原貌。这里还需指出的是,由于高校学报的发展,是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才真正迎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因而,本集的论文大多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作品,其他时期的论文为数很少。再者,由于论文集篇幅有限,在遴选过程中,难免会挂一漏万,在此,敬请各位方家谅解!同时,我们要对长期以来各级领导和专家给予我刊的关爱、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对历任学报的前辈同仁表示深深敬意!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新的世纪、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作出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决定,这无疑给我们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的发展又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广阔空间。我们将以纪念高校学报诞生百年为契机,不断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增强“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天时、地利、人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良好氛围中,与时俱进谱写新的乐章,给世人奉献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和文化大餐。



文学史

——节录正科第一年文学讲义	黄 人 1
论艾青诗的艺术风格	朱栋霖 7
略论《沧浪诗话》审美意识的多重性	吴调公 15
吴梅村年谱序	冯其庸 24
周瘦鹃和《礼拜六》	范伯群 30
顺康雍诗坛点将录	钱仲联 44
“男子而作闺音”	
——唐宋词中一个奇特的文学现象	杨海明 63
羿神话的意蕴及演化	王锺陵 73
“最后一个中国古典抒情诗人”	
——再论汪曾祺散文	王 尧 84
崇理学与反理学及汉学	
——康乾江南思想文化概略之一	王英志 93
清初虞山派及其诗文化圈	罗时进 107
“神思”新释：艺术心理与语言	
——《文心雕龙》的比较诗学研究	方汉文 119

论建国后的政治化散文批评	范培松 131
章实斋与汪容甫	柴德赓 148
试论太平天国政权的特点和性质	董蔡时 159
论明清苏州丝织手工业	段本洛 174
章太炎民主思想略论	熊月之 188
中国谋士论	陈长荣 199
六朝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规律和特点	吴 泽 219
“市隐”心态与吴中明清文化世族	严迪昌 228
太极图——人类文化之谜的破译	束景南 246
社会主义民主导论	丘 晓 268
政治新论	万 斌 289
周恩来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探析	鲁振祥 299
创新论纲	崔绪治 312
新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问题、视界与前景 ——再论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	任 平 320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杨海坤 347
社会协调发展与法的价值观转换 卓泽渊	石泰峰 355
论个人信息法律保护	齐爱民 374
论市场发育	万解秋 390
论社会主义的劳动积累	张文贤 402

文学史*

——节录正科第一年文学讲义

黄 人

分论 华离期及暧昧期 横决力及反动力

汉武表章六经，而专制政体之势力延及文界，生其后者，率皆驯伏于下，而不敢有所异议。故汉以前之文学，皆称心而出，绝无瞻徇；汉以后，则言语自由、思想自由之权，剥夺殆尽。新莽履祚，献颂者数万人。以扬云之圣，而不免有《剧秦》之论，为世诟病，非尽恬然忘耻也。盖百年来，劫持于一王之制、一师之说，而不能自振也，若固然矣。然而言语思想之自由，根于天赋，而演进之公理，又举世所同。虽有雷霆万钧之力，只能阻其前进，而不能禁其横溢。彼政界上，立为大逆不轨之恶名，随以螭醢族诛之重典，而揭竿斩木之事，时兴于草野。况文界之散漫无纪，蠢动于无形者乎？黄人曰：文治之进化非直线形，而为不规则之螺旋形。盖一线之进行，遇有阻力，或退而下移，或折而旁出，或仍循原轨。故历史之所演，有似前往者，有似后却者，有中止者，有循环者。及细审之，其范围必扩大一层，其为进化一也。以中国文学言之，其理尤明确。文学至秦汉后，似有中道而画一蹶不振之势。其实止者自止，行者自行，退者自退，进者自进。其止也，正其所以行也，其退也，正其所以进也。盖文学而入于华离时代，如率师进取者前遇坚险，不能直往，士气久顿，奋欲一试。或绕道出奇，或人自为战。其进取之手段方式不同，而进取之目的则一也。于何证之？即以其文体之华离证之。

（甲）经术、史裁、家人言及辞赋，至秦汉而大备矣。后有作者，莫

* 本文原无新式标点，今由王英志标校。原题为《文学史上——节录正科第一年文学讲义》，分三部分连载，本文选其第一、第三部分。

能尚焉。而当涂笺牋、典午清谈，遂别树一帜。

(乙)《凌云》《子虚》，扬七泽之余波；建安、黄初，遵河梁之故辙。而陈隋烟月，耳目一新，虽病纤孍，要为创设。

(丙)(华离时期)以三唐为中点，文之有骈散，诗之有古近体。其名皆至此而分。而《忆秦娥》《渔父》《菩萨蛮》诸词，又为诗余之滥觞。国初四杰之沉博绝丽，陆宣公之字严义正，玉溪生之清扬宛妙，皆为骈俪家不祧之祖。而韩、柳、孙、李之视魏晋，有废封建为郡县之势。李、杜、高、王之于骚雅，亦有变椎轮为雕毂之观。至于《金荃》新制，荡魄惊心，体格愈卑，心思愈巧，皆前古所未有也。

(丁)两宋文学，有三大特色。(一)语录，辞虽拙俚，而思想多倾向于主观。缙、黄二家，亦可殄斲。(二)骈偶之文，极于唐世，而宋人之丝纶竿牍，集腋成裘，不见缀痕，合珍作鯖，别饶风味。创为四六一体，亦一奇也。(三)秦、柳姚冶，足以倾阳城、迷下蔡。苏、辛豪放，亦足推倒智勇，开拓胸襟，儿女风云，并擅胜场。至于白石、玉田，则流水桃花，别有天地。清真则集大成者也。语录为积极之真的一方面，诗余为积极之美的一方面，皆文章之创观也。

(戊)蒙兀起于沙漠，承宋室之衰，踵辽金而躏入禹域，旃裘乳潼，习于旷野，本无同化文明之程度。其所藉于文学者，不过为粉饰之具，非所注意。故一代文字，纤弱险怪，绝无可录。惟歌曲一道，根于天赋，不以文野而殊。而衰宋社会竞倚新声，其窈眇风雅，亦非易及。惟苏、辛末流，叫嚣奔突，与吹笛鸣角之风气相近。(《程史》中所载完颜亮诸词，即为北曲之滥觞。)遂演为长声，著之功令。而风会所趋，竭文士乐工之精力，亦能别开生面，凌轹古今，气粗而健，词俚而俊，以雕饰词藻者当之，反觉斧凿痕多，苍莽气少。今览元人百种曲，及《西厢》《琵琶》诸院本，不可谓非文界之异军苍头也。院本专取前代小说故事为题，排纂成篇，而科白未工，辗转沿袭，直如印板，与本事之精神曲折不能熨贴，而章回小说一派出焉。小说为工细白描之院本，院本为设色押韵之小说。小说之能扫荡唐宋历来之稗官家，犹院本之能扫荡汉魏以下一切之乐府焉。数千年炎黄遗胄之神州赤县，而左衽垂髻者入而为主，院本小说，其代表乎？合院本、小说之长，当不令和美儿、索士比亚，专美

于前也。

(己)专制政体,至明已达极点,文界之受其影响尤烈。故三百年中,从事铅槧者,嗫嚅嚅吟,生气索然。其演进于文界者,独有二事:无韵之文,则八股是;有韵之文,则传奇是。或曰:八股者,科第之筌蹄耳,久为方闻绩学之士所齿冷,宁得以文论?若据以为一代文学之代表,不亦褻渎我中国神圣之文学史乎?曰:子之薄八股者,非以其无用乎?夫我国之文学,其有用者几何?一入华离期,虽所谓绍孔孟之传、抱禹稷之志者,其著述俱在,谛审之亦剪彩花、刻楮叶耳。何独于八股而苛绳之,抑薄其为制举文乎?则唐之诗赋,宋之制策,皆趋于一代之功令,当亦无文学之价值焉。且我国《四部》之所收藏、百家之所传习,无一适于科学合乎论理者;独八股之窗课程墨,秩序井然,钩挽钓渡,界限严甚。试即取村先生与生徒讲授者观之,其条分缕析,一出于抽象。今之教科善本不能过也。而小题辞气之分际,不侵不畔,辨及秋毫,苟使亚里士多德、弥勒、约翰为之,恐亦摇首而谢不敏也。惟以般倕之巧,施之雪戏,为可惜耳。要亦文学家之通病,不能因而并没其所长也。明之八股,盛称王、唐、归、胡。然四家之作,拘文牵义,犹未脱腐败经义之气。至天、崇两朝,而八股境界,始见革新。前乎此者,束缚于经训,步趋于章注,目不敢旁瞬,足不敢他窥。至是而胆始放,手始辣,脑机始灵动,遂尽去老师宿儒之一切严刑峻法,而能以史为八股,以诸子百家为八股,以释老为八股,以时事为八股,以痛哭流涕、嘻笑怒骂为八股,而八股乃划而不浑,繁而不简,杂而不纯,而八股乃演而愈进。或执此以诋天、崇八股之衰退,真夏虫之见也。

明祖之以八股取士也,其立法之初意,岂不欲尽锢天下聪明奇杰者之脑机,俾呻吟反侧于墨阱纸棺之内,长此终古不复能行使其言语思想自由之权!其手段诚狡且酷矣。然而矿铁至顽也,而灌辟磋磨之綦勤,亦能列珍奇而生光怪;鲍鱼至秽也,而香花顶礼之既久,尚得通冥感而著威灵。八股虽凉法乎,而三百年来十八行省之儒冠儒服者,毕生精力集此一点,取精多而用物宏,自当化臭腐为神奇,于文学界上别树一帜,而聪明奇杰者,更乐得借他人之丧,以雪自己之涕。此则立法者所意料不及者也。

或曰：甲申之变，八股实阶之厉，已为举世所公认。盖谓以八股之人才，而谋人家国，其不愆事者几希。而子誉之若不容口，毋乃好人之所恶乎？曰：吾于文界上论八股，非于政界上论八股也。即以八股之与有明政界关系言之，亦不能尽为八股咎也。政界为主动的，文界为受动的。政界有变易文界之力，而文界无兴废政界之责也。虽文界不无间接影响于政界之事，然必政界之现势有以启之。文界仍为助因，而非主因也。当明之季，寇讧于内，虏骄于外，阉寺蛊于中。坏大局者，非尽八股之人材也。且余值八股盛时，未尝不痛诋八股。今幸逢改革，出而视其文界，恒钉稗贩，有辞句而无意识，犹是八股也。即进而窥其政界，输入之文明毫无效力。原有之国粹渐次取消，犹是八股之人材也，乃恍然曰：昔人有言：“八股非能得人材，实人材之得八股。”可得而易之，曰：八股未尝误人材，实人材之误八股耳。天下事，有当其存则可厌，当其去则又可思者。以今日之文界、政界言，似乎八股与八股之人材，虽无益而尚无大害也。盖棺论定，吾不禁于八股既废之后，而一为之讼直焉。

（原载 1907 年第 11 期）

老氏曰：不为天下先。诚至言也。夫开物成务之功，岂不甚伟？而老氏顾悬为厉禁者，诚以创为非常之举。虽其难其慎，尚惧后世之仍其弊也。况出之以率意，杂之以私见，其祸可胜言哉！成汤之革命，仅驱故君于三峻之国。牧野功成，则元首悬于太白矣。当涂受禅，山阳令终，典午以下，则必以尧舜之血注。劝进之杯，为虞夏新天子寿矣。刘渊、石勒、拓拔、宇文、阿保机、阿骨打、忽必烈辈，人据黄图，虽存盗贼憎主之心，尚有鸡犬升天之愧。且其时神州为行馆，故对于文学，亦不过如行馆中供张之具，朝设夕撤，不甚留意。若失奄有大物，亘数百年雅习楚咻，已尽羿道，以非种必锄之惯技，合之以齿马有诛之旧章，似引擎之添设，雷霆万钧之势力必愈强，如酸液之互溶，金石消烁之性必愈烈，遂演成此第二期天愁地惨、泣鬼惊神之一重现象。捕亡之连坐，村落为墟；积逋之奏销，衣冠皆墨。谈者谓其酷狭惨烈，浮于广陵之同尽，嚟城

之再屠矣。而不知三朝文学之祸,更什佰倍屢于是焉。恭读《大义觉迷》之睿著,违例书目之纶音,及庄廷钺、戴名世、查嗣庭、吕留良、汪景祺、胡中藻、陆生楠诸人之爱书,而知当时之文学界。盖与阿修罗场奈落伽山无异焉。文学界之不解事者,既自扞文纲,以膏兴朝之斧钺,其黠者遂相率蒙头改面,习为脂韦滑梯,以避指目。于是有桐城之文派,有新城之诗派,有平湖安溪之理学派,鼓吹休明,力求雅正,法圣尊王,一肃士气。内蓄杜矢伍鞭之志,而下笔则曰天王圣明,躬蹈越货肤篋之行。而相勛则曰成仁取义,并不恤取古人文学中单词只句,迹近忌讳者,涂改其词意,刊落其点画,以表其媚兹一人之忱悃。盖当其握笔展卷时,常若执法在前,匍匐对簿,又安得有凌古轹今之气概,笔歌墨舞之乐趣哉!士之富于脑力者,既蹙蹙而靡骋。风云月露之华词,虽足排遣情怀,而颇厌其浮薄。格致诚正之剿说,虽为世俗珍重,而又病其空疏。而况措词失检,则报韩蹈海之语,皆成罪言;负笈偶多,则吟风立雪之场,亦干禁纲。遂遁至三千年以上,搜鼠蠹之丛残,遵虫鸟之遗迹,揭千古治经之谬,开近世掘史之风,探六书正变之源,能握三余秘钥,扫五行襍祥之习,并为两汉功臣,盛矣哉!以今证古,无愧通经果足用之称;自唐迄明,庶免读书不识字之诮。存录几溢于《四库》,明达辄聚于一门。我朝之考据与小学两科,诚炎刘以下所未曾有者也。玄冥秉令,而篱落有竞雪之芳;戈壁横天,而孤岛有长春之树:谓非第二暧昧期中之明星炳烛哉!所可惜者,汉家制度,难易华鬘纓络之风;禹碣文章,不适玉牒金泥之用。九疇破碎,明夷无下访之人;四目淋浪,长恩有永悲之鬼。风会所趋,流品日下;但蹈好龙之习,渐无折鹿之才。鸢虽食椹,未变笑火之音;鼠解搬姜,仅果饮河之腹。在下者既日堕卑庸,在上者亦寢生厌薄。征文考献,视为优孟之衣冠;西抹东涂,等于儿童之游戏。尚不如唐世明经,悬为科目;宋人字说,颁于学官。更不如三弦乐府、八比程文,贵以当王,视为捷径,鼠朴有千金之价,刍狗得一日之陈也。是知凌岁寒之劲节,终不能与春卉比荣跃;水底之蓴宾,要不免为箏琶掩响。所谓英雄之能造时世者,吾闻其语,未见其人也。虽然,时世者,相续而又相反者也,相反而又相因者也。月落参横,万象若暝,而曙色动矣;流金烁石,空气欲炽,而金商发矣。且也火山之体积不厚,则爆裂不烈;河

堤之蔽障不峻,则冲溃不剧。无路易十四之骄横,则卢骚氏之高文不当一钱之价值;无日耳第二之暴敛,则显理氏之演说亦为无病之呻吟。当其威柄在握,有责难于君之一端,则杀之惟恐不及(如海瑞);有反唇相稽之一语,则形之惟恐过轻(如姜埏)。顾大韶何人哉?而敢议五伦也。然而未已也。曰原君,曰原法,废相雄略也(明祖遗训:请设宰相者罪磔。),而斥为乱源。右文盛事也,而引为亡兆,可谓无忌惮矣。而彼且自贵其书,以俟百世之圣人。世亦共服其说,以为九畴之流亚也。所争者不过纪元,而戮及枯骨(如方孝标);所论者不过旧史,而罪至大辟(如陆生楠)。龚自珍何人哉?而妄言冥冥也。然而未已也,曰革命,曰光复,配天之圣祖,而冒为逆贼,当代之共主,而诋为小丑,几于丧心病狂矣。而邻国爱才,容为逋数,文人好异,珍其唾余。夫向北涕唾者,有神愆,而拘七豕于瓮中。不闻后祸革囊流血者,受冥殛而落九鸟于毂下,反得盛名,岂霸王之积威至此,亦不能为鲁缙之穿,尊亲之种性,有时或未免为准橘之化欤?构难于宗祖,而泄愤于子孙,今日誓日之因,即前日防川之果也。群蛙习坎,而忽厉修罗之牙;万骑衔枚,而陡发狮王之吼。使服从之文学,变为自由之文学;一国之文学,变为世界之文学者:谁之力欤?梵天压己,始成悉达平等之观;法王擅权,乃兴马丁改良之志。使用古制者,长袭元公吐握之风(周公之好士即尚文之滥觞);法后王者,略参艺祖誓碑之意(此二端为从来专制手段之最巧者):则孰肯酬德以怨易颂为诅乎?然则胡党、蓝党之籍外,无数头颅;逆臣、贰臣之传前,千家血肉。垂数百年尚有余痛者,正深恐其末造之文学界,无结构之资料、质讼之证据,而预为之积储以待也。罪之魁,非即功之首哉!惟是民贵君贱之陈言,至异族为主而始悟;自由平等之新理,与他人入室者偕来。白日青天之招揭,而大厦已倾;风云沙线之分明,而全舟将覆。言语思想,虽超乎九天之上,而种族社会,旋陷乎九地之下。区区新文学界,必以国界为交易,乃仅得之。其代价不过昂乎?龚自珍云:“其人多深沉悱恻,其文叫啸自恣,芳逸以为宗,则陵迟之征已。夫庄周、屈平、宋玉之文,别为初祖;而要其羨周任、史佚、尹吉甫之生,而愿游其世,居可知也。”我味其言,未尝不惓惓而悲也。

(原载1908年第1期)

论艾青诗的艺术风格

朱 栋 霖

艾青的诗歌为什么会呈现出如此独特的艺术风格？过去那种习惯于从时代背景、个人经历、文化修养、世界观等方面去阐释风格形成因素的做法，似乎空泛了些，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上述因素还包括个人气质、思想感情、审美理想、艺术才华等，都融汇于诗人的创作个性而发生作用。对于诗人来说，创作个性，就是他作为一位艺术家的各种稳定心理特征的综合体，是诗人基于这精神个体而对生活认识与审美感受诸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性，具体表现为：在诗人形象思维的过程中，他是从怎样独特的角度去承受形象，用怎样独特的形象思维方式去感受生活，在随之俱来的强烈的审美情感活动中，诗人的审美情感具有怎样的个人形式、个人色彩，他的情感心灵又是怎样去摄取生活及用怎样的形式抒写个人情感的。生活的面貌丰富多样，诗人心灵的眼睛看到的东西并不是人人都能“感到”的，心灵中感受到的东西也有一个从什么思想特点、什么角度去理解的问题。同一生活现象在不同诗人的心灵中会激溅起不同的浪花，升涌起不同的感情波涛。人人都在观察生活与体验各种情感，但只有真正的艺术家，才能用自己独具慧眼的心灵看到，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去理解与表现。同时，文艺创作本身就是人类重要的审美现象，创作过程是一项强烈的审美活动，作为审美主体的诗人本身，在这一审美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他怎样从审美客体中发现美，他从客体对象中发现怎样的美，他用怎样的艺术来赋予美、创造美，这些都不能不受制于诗人本身这个审美主体的强烈影响。因此，研究创作个性，就需要去探讨艺术家的审美心理——审美主体因素。

诗人基于自己的精神个体而对生活现象看法的独特性，是构成创

作个性的重要因素。诗人艾青以个人的独特审美情感、心灵去感受生活,通过艺术概括,在诗中凝聚成了一个独特而深刻的情感世界。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大堰河——我的褓姆》,这首给艾青带来最初声誉的诗,鲜明地显示了诗人创作个性中的情感基质。艾青幼年时的不幸遭遇成了他日后成为一个革命诗人的幸运机缘,诗人幼小的心灵浸润在乳娘的深沉、真挚的母爱和劳动者的优美崇高的情感中。诗人说:“我是地主的儿子,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长大了的,大堰河的儿子。”从家族关系、生理血统看,他是地主的儿子,而诗人的精神血统、诗人的情感心灵系统却是属于“大堰河”和她的儿子们的类型的。当诗人在监狱里写着一首呈给大堰河的“赞美诗”时,他唱着“呈给大地上一切的,我的大堰河般的褓姆和她的儿子,呈给爱我如爱她自己的儿子般的大堰河”,实际上是向劳动者呈出自己的整个灵魂和生命。他在诗的最后大声宣告:“大堰河,我是吃了你的奶而长大了的你的儿子”。诗人在另一首诗《生命》中说:“自己五个手指是五支新鲜的红色,里面旋流着土地耕植者的血液”,诗人咏叹这就是自己的“生命”。早在《大堰河》出版不久,茅盾就在《论初期白话诗》一文中指出了艾青诗情的这一特征,并举刘半农诗《学徒苦》与之比较。茅盾说,刘半农这首诗列举了学徒工作之繁重与待遇之不良,“因为多半是印象的,旁观的,同情的,所以缺乏深入的表现与热烈的情绪”,“我们读了并不怎样感动”,与艾青诗比较,确乎“不在两诗人才力之高下,而在两人不同的生活经验等等”^[1]。从劳动者,尤其是从广大农民的感情角度去感受生活的苦难,把自己的心灵托付给广大农民阶级,把个人的命运同农民的命运纽带在一起,诗人感情的波动牵连着农民心灵的颤动,这种感情就不仅仅是一般的同情与怜悯,而是感同于身受的切肤之情,这就形成了艾青创作个性的一个显著特点,诗人情感基质的一个突出特征。精神上的“农人的后裔”,这就是艾青作为诗人的内心精神面貌的第一层因素。从审美主体心理看,诗人,这个“地主的儿子”却从劳苦者、从农民心灵中发现了美。他在《诗人论》中表述了这样的审美观:“永远和那些困苦的人群在一起,了解他们灵魂的美,只有他们才能把世界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信任他们——那些跛行者、盲人、残废了的……那些穷

人、负债者以及乞丐……那些卖淫的、窃贼、盗匪……信任一切不幸者，只有他们对世界怀有希望，对人怀有梦想。”这就是艾青审美观的基点。当诗人写《大堰河——我的褓姆》一诗，把深情的赞美献给一位劳动妇女时，他本人却被监禁在旧社会的牢狱里。与黑暗社会势不两立的精神，就使上述这层心理因素更为坚实有力，激扬起诗人对旧社会的刻骨仇恨，“我是在写着给予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这位旧世界的叛逆者的心灵是与“农人的后裔”的心灵水乳般融合在一起的。这些诗篇的一个显著特色是深沉的现实主义。“农人的后裔”的创作情感特质导引诗人艾青踏上了现实主义美学的坚实土地，他的诗呈现出大地的深厚广阔的风貌。

艾青创作个性的另一层因素，是他以一个“时代的浪客”的特殊心理去感受生活，抒写诗情的。艾青的这一创作心理特征在《透明的夜》里表露得更为鲜明。诗写的是一群“夜的醒者”醉汉、浪客、过路的盗、偷中的贼，这是一群被黑暗社会压迫和剥削得走投无路的流浪汉，而实质上折射地反映出诗人自身的一种情绪特征，“唱出了新鲜的力量，洋溢着乐观空气的野心的人生”，“预告了作者的另一视角和心神的健旺”^[2]。你看，“油灯像野火一样，映出十几个生活在草原上的泥色的脸”，他们在一片“白的气息，肉的堆、牛皮的热腥酸……人的嚣喧”中，狂饮滥吞，挥摇着那“血染的屠夫的手臂，溅着血点的屠夫的头额”，在那火一般的肌肉里，翻腾着“痛苦，愤怒和仇恨的力”，因此他们煽起的“阔笑”和着狗的吠声，能把“满天的疏星”都“叫颤了”。诗极写这群流浪者内蓄的野性的力，正是抒写了诗人的强韧的反抗性，一个承受了生活重重压榨、被社会抛弃了的流浪汉所勃发的反抗的诗情。这种诗情同样十分典型地倾注在《巴黎》、《马赛》两诗中。一个身处异邦的流浪青年所受到的社会冷遇、苛待当然格外严重，因而他能从更清醒的对立面角度去看待这个社会，透底地看到这个社会的罪恶。在这两首诗中，诗人诅咒着现代资产阶级都市社会的腐丑，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都充满了“最疯狂”、“最怪异的‘个性’”，是“盗匪的故乡，可怕的城市”，是“财富和贫穷的锁孔”，是“掠夺和剥削的赃库”，“等时间到了就整饬着队伍兴兵而来！”“当克服了你时我们将要娱乐你拥抱着